

外国文学微阅读·西方恐怖小说精选

穿越时空的复仇

〔英〕鲁吉亚德·吉卜林 〔意〕德尔罗·巴菲特 〔法〕梅里美 等著

蒋方洲 朱德德 编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外国文学微阅读·西方恐怖小说精选

穿越时空的复仇

〔英〕鲁吉亚德·吉卜林 〔意〕德尔罗·巴菲特 〔法〕梅里美 等著
蒋方洲 朱德德 编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时空的复仇 / 蒋方洲, 朱德德编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4.8

(外国文学微阅读·西方恐怖小说精选)

ISBN 978-7-5078-3662-2

I. ①穿… II. ①蒋… ②朱… III. ①恐怖小说—小说集—西方国家—近现代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3235号

穿越时空的复仇

编 译	蒋方洲 朱德德
责任编辑	杜春梅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4年8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8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662-2 / I · 469
定 价	35.00 元

CRJ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 言

顾名思义，恐怖小说就是以恐怖事物为主题内容，激发起阅读者的恐怖感，以精神宣泄为目的的小说。恐怖小说属于大众文学，是通俗小说的一种，也是类型小说中比较繁茂的一支。该类小说在东西方都源远流长、广为传播，在文学殿堂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恐怖小说自诞生以来就与“怪诞”和“灵异”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怪诞”，指的是奇异反常、荒诞不经，不真实、不合常理的现象；而所谓“灵异”，指的是亡魂和鬼怪等。两者都指向虚幻诡异、不能以常理认知的非自然或超自然之物，都是引发人们恐惧的主要根源。

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都有很多鬼怪、妖怪、奇幻、魔幻的故事流传，这些故事常常令人毛骨悚然。

中国似乎有“志怪”的传统。在我国，自魏晋时期开始，就有诸多志怪小说、神话故事、传奇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被辑录成书。这些故事创意奇特、想象丰富、情节诡异，具备极强的生命力。

纵观中国文学史上，志怪文学大作比比皆是，例如干宝的《搜神记》、曹丕的《列异传》、葛洪的《神仙传》、刘义庆的《幽明录》、袁枚的《子不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在唐宋和明清时期，志怪、传奇小说甚至扎堆出产，蔚然成风。

恐怖小说，在西方是一种有着独特魅力和悠久历史的通俗小说，颇受百姓阶层的喜爱，其销售额数度达到历史高峰，为各类通俗小说之最，仅

亚马逊书店每年可向读者提供的恐怖小说书目便达数千种。

西方恐怖小说起源于西方的哥特小说，一般以鬼怪、幽灵为主要描写对象，突出超自然的神秘元素，给人造成心惊肉跳、毛骨悚然的恐怖享受。

尤其近两百年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恐怖小说，更是发展异常迅猛，细分出现实恐怖小说、科学恐怖小说、心理恐怖小说、超自然恐怖小说等诸多细分类别。

在西方不乏众多的大文豪加入到恐怖小说的创作队伍中来，如威廉·雅各布、亨利·詹姆斯、霍桑、埃米利·佐拉、查尔斯·狄更斯、亚历山大·普希金等，他们的加入更促进了恐怖小说的发展和成熟，让恐怖文学走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中国的志怪小说和西方的恐怖小说具有明显的差异。

中国的志怪小说，往往是以巫、神、鬼、宗教等为动因，但归根结底基本都是彰显是非善恶等，具有比较直接的道德训诫的意图，其鬼怪等恐怖元素，仅仅是用来吸引读者的手段。

西方的恐怖小说虽然也与“志怪”有关，但是它们往往对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没有什么兴趣，更多关注的是对人类情感和自然世界的深层探讨，所以西方恐怖小说的情节会更加曲折、诡异。

本套丛书是一套中短篇合集，主要以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英、美、俄、法、德等作家的优秀恐怖小说为蓝本，经过编译、加工而成的。基本上涵盖了西方恐怖小说史上的经典作品，不仅具有极强的阅读价值，还具有较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

编译者
2013年5月13日

目 录

鬼船迷踪	
【美】欧文斯	1
亡者归来	
【美】安布斯·比尔斯	14
恐怖的牙齿项链	
【意】德尔罗·巴菲特	21
讨命鬼魂	
【英】鲁吉亚德·吉卜林	31
穿梭阴阳界	
【法】乔·海姆	42
1939 灵异事件	
【英】阿美莉亚·爱德华兹	51
穿越时空的复仇	
【美】刘易斯·斯彭斯	60
多了一个	
【美】格雷格·安德鲁·赫维茨	67
异次元房间	
【美】迪恩·孔茨	78

看到彼岸世界的望远镜

【法】梅里美 90

隐形凶手

【美】艾尔·巴龙 106

琴 魔

【俄】海伦娜·布拉瓦斯基 129

堕入噩梦

【美】奥特斯·洛克 148

午夜的脚步声

【美】埃米亚斯·诺斯科特 157

无形魔怪

【美】菲茨·詹姆士·奥布兰恩 165

性 变

【美】艾尔·巴龙 173

从天堂射来的箭

【英】阿瑟·梅琴 191

死者的来信

【加】约翰·查理·邓特 195

幽灵伴侣

【英】帕特丽夏·温特伍斯 211

噩梦屋

【英】埃米尔·怀特 219

脱壳而出

【英】约瑟夫·艾迪生 227

鬼船迷踪

【美】欧文书

尹达走在一座寸草不生的山丘上，他热得满脸通红，额头上的汗水也一滴滴不停地掉了下来。四十九个一丝不挂的黑人被押送着，经过了一片森林，正费力越过这座山丘。

这些黑人的脖子上都套着铁制的颈套，还有一条粗长的铁索将这些颈套串在一起。他们都是尹达这次远行的收获，他们将要被尹达运回美国自己的大农场里，被作为免费的劳动力来使用。

看着这些黑奴，尹达脸上又情不自禁地露出一丝得意而冷酷的笑，嘴边的胡子随之翘了起来。

对于亲自来非洲捕捉黑奴这件事，尹达已经策划好久了。他不愿花钱从别人手里买奴隶，他觉得这些黑奴从捕捉、押运到运进奴隶市场，价格涨了好几倍，最后辗转到零售商的手里时，价格就更高了。

尹达觉得自己需要大量黑奴，买起来太贵，于是想出一个完美的计划，他租船前往南非，带着一些高大健壮的亡命之徒，只用了一个夜晚就俘获了这四十九个没有反抗能力的黑人。

尹达带来的铁颈套足足有五十个，那些黑人们被全部套住后，还剩下一个。他希望在回去的路上可以再随便俘获一个黑人，好凑足五十个人。

尹达正白日梦地想象着这些自己亲手捕获的黑奴在他那广阔的农场里辛苦劳作的情形，忽然他的幻想被一种奇特的声音打断了。他仔细一听，原来是那些形容枯槁的黑奴们在一起低声地哼着歌。

“混账！”尹达对他们的行为显得非常气愤，他朝押运队长喊道，“西尔巴！”看管着黑奴的西尔巴连忙跑到尹达面前，谄媚地笑着，毕恭毕敬地问：“先生，什么事？”

尹达说：“那些家伙是在唱歌吗？在唱什么歌？”西尔巴摆摆双手，笑着说：“没事，他们不过是在唱他们本土土著的歌呢，用不着在意，呵呵！”

夕阳渐渐西沉，尹达的眼睛被落日的余晖照得有点儿睁不开，他用帽檐挡住阳光，又好奇地问：“你知道他们唱的歌词是什么意思吗？”

奴隶们在押运人员的抽打下，踉踉跄跄地从尹达和西尔巴身边走过。

西尔巴不好意思地说：“歌词的意思是：‘别看我被你的铁索拴住，但我一旦死去，就能重获自由。到时我就化成猛鬼，去向你索命……’”

“什么！”尹达立刻大发雷霆，他用最恶毒的话语咒骂着这些奴隶，过了一会儿，又突然对西尔巴说，“你听，他们换了一首歌！”

没错，黑人们的歌声已经变成了另一种调子，声音低落而抑郁：“哈喽哇——尹达！哈麻拉——尹达！”

尹达听清楚以后，随即又瞪大眼睛怒吼起来：“混账，他们这不是唱我的名字吗？”西尔巴赶紧摇摇头，正要安慰尹达，没料到尹达却扬起了鞭子，气冲冲地说，“哼，你别以为我听不懂就那么好骗。你老实说，他们唱我的名字做什么？”

“先生，你别着急，他们只是随口唱唱的。”西尔巴犹豫了一下，如实告诉他说，“那两句歌词是：‘我不会放过你，尹达！我要杀了你，

尹达!’”

“什么？竟敢当着我的面唱这些！”尹达已经怒不可遏，猛地冲到那些黑人那里，用尽全身力气扬起鞭子一阵狂抽。黑人们痛得停止了唱歌，取而代之的是阵阵痛嚎。

“我抽死你们，看你们还敢不敢乱唱！”尹达红着眼睛，气急败坏地说着，手上的鞭子一直没有停，直抽得自己没有一丝力气，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才肯罢手。

不料，没等他离开，那些倔强的黑人们又齐声唱了起来：“哈喽哇——尹达！哈麻拉——尹达！”尹达大吼一声，更加疯狂地举鞭猛抽起黑人们来。西尔巴为了讨好尹达，也上前和尹达一起鞭抽、喝骂他们。

然而面对他们的淫威，黑人们始终不肯屈服，只要尹达和西尔巴一住手，他们就会再次呻吟着唱起来：“哈喽哇——尹达！哈麻拉——尹达！”

面对倔强的黑人，尹达束手无策了，喘着气对西尔巴说：“算了，让他们唱吧，我才不信就凭这两句歌就能把我唱死！”

西尔巴附和道：“说得对，说得对！他们只是无计可施，唱歌是他们唯一可以诅咒你的办法了吧！”

尹达一怔，说：“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他们可以把我唱死吗？”

“这……”西尔巴吞吞吐吐地说，“先生，是这样的，他们那里有这样的说法，一起怨恨某个人，一起唱歌咒他，就可以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让这个人受到伤害。”

尹达厉声呵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整个晚上，尹达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只要他一合上眼睛，黑人们那哀恨的歌声就会出现在他的耳边，在梦里歌声由低到高，最后竟化成一股浓浓的阴雾，猛地把他吞噬了……

第二天拂晓，东边的云彩鲜红得有点儿吓人。尹达等人把黑人们赶

到了一艘停在河口的帆船上。

有经验的船主坦列卜对尹达说：“你的黑奴太少了，用这艘船绰绰有余，你可以把捆绑着黑奴的铁索解下来，不至于让他们那么受罪！”

尹达却斩钉截铁地说：“不，不能解下铁索，而且我还要在他们的手上再加一副铐链！”

坦列卜被尹达的回答震惊了，说：“啊呀，这可不行！他们一定会染病的，或者是绝食反抗，弄不好会死人的！”

尹达不耐烦地说：“船长先生，我不会少你一分船钱的，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我不需要你的意见！你听，那些家伙在唱什么？”

坦列卜竖起耳朵，仔细一听，果然听到船舱下面的黑奴在低低地齐声唱着歌。

尹达把手狠狠地拍在桌子上，气愤地说：“这些家伙，一直就在唱歌咒我。我再怎么拼命抽他们，也止不住他们不停地唱歌。哼，船长先生，他们这样诅咒我，你还要我给他们解开铁索！”坦列卜也无话可说了。

大帆船起航后，奴隶们仍然唱个不停，坦列卜叹了一口气，说：“这些黑奴还真是倔强，看来没人能阻止他们唱歌了。”

“他们认为这样唱着歌咒我，会可以产生一种力量，对我造成伤害，哼！”尹达冷笑着，“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坦列卜眺望着飞在海空中的海鸥，说：“尹达先生，我也听说过这种说法。人的精神在高度集中时可能真的会产生神奇的力量。这类事情，我曾经亲眼看见过。这些黑奴说不定真的可以……”

“行了，我才不会相信这些毫无根据的传言！”尹达仍然露出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船长先生，不要谈论这些令人讨厌的黑人了，我们说点别的吧！”

下午时，一艘帆船影影绰绰地出现在了运奴船后面的海面上。坦列卜用望远镜一看，立刻脸色大变：“不好，是英国海军的船！”

尹达一脸不在乎地说道：“哦。”

坦列卜焦躁不安地说：“尹达先生，你要知道，英国政府是明令禁止贩运黑奴的，我们一旦被抓住，后果不堪设想呢！”

他又用望远镜眺望了一阵，说：“他们真的盯上我们了，他们已经发出讯号了，命令我们的船即刻停下来！”

尹达连忙说：“不，绝对不能停下来，我们开快点儿赶紧逃跑吧！”

坦列卜无奈地说：“他们的船比我们快得多，无论如何我们是逃不掉了。”

尹达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问：“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们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坦列卜苦笑一声，说：“不是处罚这么简单，这可是死罪！要是被抓到，我们一个也活不了！”

尹达立即紧张不安起来，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拧着眉想了好久，说：“天黑前，他们应该追不上我们吧？等天一黑，我会应付他们的！”

帆船用最快的速度航行着，英国海军的船仍然紧随其后。天快黑时，尹达胸有成竹地对坦列卜说：“你去把那些黑奴全部从船舱带上来！”

夜幕降临时，那四十九个黑奴被带到了甲板上，尹达命令他们沿着船舷一字排开。他们仍然戴着铁颈套，仍然被铁索拴在一起，此外正如尹达所说的每个人手上还多出了一副铁铐链，个个都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忽然，一个黑奴发出了嘹亮的歌声，其他人也都跟着齐声唱了起来：“哈喽哇——尹达！哈麻拉——尹达！”押运人员的鞭子又雨点似的落在他们身上。

“好，你们尽情地唱吧！”尹达恶狠狠地看着这群人，从他们面前一个个地走过，最后停在了最后一个黑奴旁边的空颈套前面。由于尹达没有捉到第五十个黑奴，这个铁颈套也就一直空着。

尹达拿起空颈套邪恶地笑着，慢慢走到船舷外侧。船舷外侧上挂着一个硕大笨重的铁锚，他就将那个空颈套紧紧地扣在铁锚上，然后转身

朝黑奴们恶狠狠地说：“你们不是爱唱吗？我让你们下去唱个够！”

他猛地一按挂着铁锚的活钩转把，大铁锚马上带着最后一个铁颈套及铁索“哗啦”一声坠入海中，那些被铁索拴在一起的黑奴们也被拖拽着到了船舷边上，他们这才明白到尹达的意图，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拼命哭叫、挣扎，但丝毫改变不了这既定的事实。

尹达嘴角露出魔鬼般的冷笑，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夜色中，四十九个黑奴无一幸免地被拖进大海，转眼间就被海水淹没了。四周又恢复了之前的宁静。

坦列卜受到了严重的惊吓，战战兢兢地说：“啊，尹达先生！”

尹达凶狠地对坦列卜说：“哼，你说还有别的办法吗？不是你说的，让英国海军逮住，我们谁都活不了吗？”

第二天黎明时，英国海军的帆船已经追了上来。他们先是用话筒命令运奴船停航，紧接着还开了枪。尹达镇定自若地让人停下了船。很快地，几个海军官兵驾着小艇开了过来，登上了这艘运奴船。

尹达一副嘲弄的表情，向官兵们行了个礼。官兵们把整个船舱都搜遍了，仍然一无所获，只好悻悻地回到甲板上。

尹达一直在甲板上等着，看到官兵后微笑着说：“长官，你搜到什么了吗？你们是不是要为你们的鲁莽向我们道歉呢？”

那个身材瘦小的军官感觉有些理亏，却依旧语气冷硬地说：“哼，道什么歉？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奴隶，但这里到处都弥漫着奴隶的气味，我可以断定你们船上不久前肯定藏着奴隶！”

尹达耸耸肩，嘲笑说：“如果有奴隶的话，那你说他们到哪去了？”

军官冷冷地说：“到哪里去了，你比我们更清楚！要是让我找到证据，你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尹达立刻板起脸，不客气地说：“长官，你已经搜查完了吧，请你离开！”

军官恼火地说：“好，我们会走！告诉你，我们都知道了你的名字和住地。你听着，我回去就会给我的朋友写信，他跟你住在同一个城

市，差利士敦。只要他收到我的信，你所做的罪恶勾当就会传遍整个差利士敦！”

“哈！”尹达不屑地说道，“他们很多人家里都有奴隶，奴隶的事，他们早就司空见惯了，这件事绝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影响！”他深知那些奴隶主对待奴隶们根本就不会心慈手软。

“把奴隶当做免费的劳动力，这很正常，可强行把人家掳来，用铁索拴住塞进恶臭的船舱中，还为逃罪把他们扔进大海，这些罪名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你承担不起的，你的恶行连猪狗都不如！”军官义正词严地喝道，“尹达，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作孽了，不然，就算我们不能把你怎么样，上帝也会惩罚你的！”

一条长河在美国差利士敦城外流入大海，在河的人海口旁边有一座较大的岛，岛的四周遍布着悬崖，岛上优美的风景经常让去到那里的人流连忘返。

岛上有一个大农场，农场主就是尹达。在岛屿南边一块巨大的悬崖上坐落着他宽敞豪华的大房子，只是因为除了仆人他没有别的家人，所以整栋房子看起来十分空寂。

尹达对这次的空手而归，感到极度郁闷，他一回家，便不停地诅咒着那些黑奴和军官。

那位海军军官果然真的给他在差利士敦的朋友写了信。尹达回家的两天后，他到非洲捕捉黑奴的事在全城传得沸沸扬扬。出乎尹达意料的是，那些人不但称赞他的机智果断，反而个个都躲着他。

一位经常在一起喝酒的船长朋友不再赴他的约了，一位老朋友明明看见了他却故意避开。还有教堂的传教士见了，立刻脸色冷漠地把头扭向一边去，尹达十分担心他下次在教堂里做礼拜时，传教士会不会毫不留情地斥责自己。

尹达百思不得其解：“这到底是怎么了？他们不也经常残酷地对待黑奴吗？他们许多人不是也买卖黑奴吗？那些黑奴还不是像狗一样地被

他们使唤？他们自己也都这样，凭什么用这种态度对待我！真是岂有此理！”

尹达已经被所有人孤立起来了，没有一个人理他，他气得咆哮着发誓，他要离开这个虚伪的城市，永远不会回来。

这天，尹达看见了正在擦桌子的黑人家仆普鲁达，好奇地问：“普鲁达，我问你，怨恨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人产生某种力量？”

普鲁达一愣，说：“怨恨？”

尹达说：“就是怨恨，如果许多人的怨恨聚集到一起，譬如说，许多人对一件事非常仇恨，他们会用歌把它表达出来，然后不停地唱……”

“哦，先生，我明白了。”普鲁达想了起来，说，“在我小的时候，我祖父曾对我说过类似的事情。我祖父一辈子没离开过非洲，他告诉我，曾经好几次，他亲眼看到有人被许多心怀仇恨的人用咒歌咒死了。”

“真的？”尹达担心地看着他，想了想又问道，“不过是唱唱而已，怎么可能真把人咒死呢？”

普鲁达不知趣地继续说：“我祖父说，要是许多人天天唱歌，诅咒一个人死亡，过了一段时间后，那个人就真的会死。”

尹达心中的怒火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他从椅子上猛地跳起，一把抓起不明就里的黑人，生气地吼道：“混账，你这个黑鬼，给我住嘴！你一定是知道了我的事情，竟敢绕着弯子骂我！”

普鲁达吓坏了，慌忙逃了出去。尹达还想追上去教训他一顿，却又觉得不值得，只好作罢。

屋子外面一片漆黑。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客厅，尹达感觉万分孤独。他倒了一杯酒，又掺进了一些冰冷的泉水，端着杯子，到客厅中央的桌子边坐下了。

桌子上有一份《麻省日报》，尹达瞥了一眼，只见在报纸的头版上，有一首诗被人故意用墨水标记了出来。

诗名叫《见证》，看名字一点儿都不吸引人，诗名下是作者的署名，

尹达知道该作者是个废奴主义者，平时就经常发表一些不入流的作品。他有些奇怪，他没订过报纸，眼前的报纸是从何而来的呢？

尹达忍不住好奇地看起诗来：“在无边无际的大海底下，无数骷髅被泥沙掩埋。他们被冰冷的铁索拴着，手脚被铐链和足镣锁住。”

尹达顿时感到一股寒意，他继续往下看：“那是黑奴们的骨骸，他们和海中的磷一起散发着幽幽的光。在狂涛中愤怒地吼叫，齐声歌唱！”

尹达突然愣在沙发上不动了。报纸上的“歌唱”这两个字一直出现在他的脑海，而且耳中仿佛也传来一阵隐隐的歌声。

他像被针刺到似的猛地从沙发上跳起，他感到不可思议，报纸和酒杯都从他手里跌到了地上。那歌声好像就在屋外，虽然低沉微弱，但许多人的齐声合唱让他听得一清二楚。尹达知道唱歌的绝不是他家里或农场里的黑奴，因为他们都不会唱这种歌。

那神秘的歌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亮：“哈喽哇——尹达！哈麻拉——尹达！”

尹达站了半天才回过神来，随即升起一股怒气：到底是谁在外面装神弄鬼，企图迷惑我、吓唬我、谋害我，真是不自量力，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吧！

他怀疑是那些船员在搞鬼，因为只有他们听到过那些黑奴们的歌。这次非洲之行，尹达损失不小，因此他克扣了好多船员的酬劳，一定是他们心怀不满，于是想出如此恶毒的方式报复自己。

尹达快步走到客厅窗前，重重地打开窗户，窗上的玻璃都差点儿被他震碎。他想看个究竟时，那歌声却戛然而止了。

屋外静悄悄的看不见任何人影。尹达的目光最后落在一片光秃秃的斜坡上，斜坡的尽头就是悬崖，悬崖下则是茫茫的大海。在月光的照耀下，大海一片昏暗，一阵阵的波涛声从悬崖下传上来。

斜坡上是无法藏人的，可刚才那些可恶的家伙，躲到哪里去了呢？尹达又猜测，他们可能是躲在悬崖下的海面上的一艘小船上了吧。

尹达跑了出去，气势汹汹地冲到那片悬崖的边上，向下寻找。可悬

崖下的海面上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尹达又开始自我安慰：“可恶的东西，溜得还真快呢！”他重新回到客厅里，把窗子关好，倒了一杯酒，不料还没等他坐下，那歌声又传来了。

这回的歌声听起来比起之前更近了。尹达怒骂了一声，打算到窗边一探究竟，可紧接着又想：这些胆小鬼，刚才我一冲出去，就把他们吓得逃之夭夭，我最好等到他们来不及逃跑时再出去好好地收拾他们！

尹达想到这里，立刻到壁炉边的木箱子里拿出两支手枪。这种手枪造型小巧，却威力不凡，只要轻轻一扣扳机，枪弹就会呼啸出膛。

尹达的枪法极好，从没有失过手。他熟练地往两支手枪里装满了火药，又塞进铅弹。准备就绪之后，他开始安静地等待时机。他又吹灭吊灯，把一支蜡烛移到窗边，然后两手紧握两支手枪在桌边坐下，一切准备就绪。

那歌声越来越近：“哈喽哇——尹达！哈麻拉——尹达！”由歌声判断，那些家伙肯定在悬崖上，他只要往窗外一看，就能发现他们的身影了。

尹达不停地擦拭着脸上的汗水，暗想：这些人难道真的是要谋杀我吗？哼，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先死！

此刻歌声更近了。这歌声听起来和那些黑奴们在森林中及船上所唱的竟然一模一样。难道是那些船员在模仿他们的歌声吗？

尹达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那歌声又一下消失了。尹达按捺不住往窗外看了一眼，只见在朦朦胧胧的月光下，似乎有许多人影在晃动着。

一阵沙沙的声音从窗外传了进来，听起来像是人的脚步声。尹达心头一紧，忽然看见玻璃窗外模模糊糊地显现出一样东西来。

尹达急忙举枪指向窗口，借着烛光，他才看清刚才的东西是一只青灰色、湿漉漉的手，正在不停地滴着水，窗玻璃也被水模糊了。

紧接着，只听“叮当”一声响，窗户玻璃上出现了另外一只手。而这两只手上，赫然铐着一副铁链！